



不向长安向洛阳

许 玮

1

在塞北大同遥想中原洛阳，历史如长河浩荡，滚滚涌到眼前。

大同，一千六百多年前，曾是北魏的皇都，曰“平城”，赫赫于天下，然而，这个王朝在此定都97年后，决定离开——向南，开启一场旷世的“迁徙”。

策划那场迁徙的人，叫“拓跋宏”，是北魏的第七位皇帝，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孝文帝。那场迁徙在公元493年的夏秋之交完成。那一年，拓跋宏9岁，带着他的王朝，从平城迁都到了洛阳。

当年，北魏版图的南部，不仅有洛阳一座前朝旧都，秦（西）汉旧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也在北魏的控制之下。迁都，迁往哪里？拓跋宏不是没有思虑过，较可行的便是洛阳和长安，但他更中意洛阳。在他看来，迁都洛阳，是为了解抱更多先进的中原文明。

从地理位置来看，首先，洛阳位于黄河南岸，北魏的军队集合于洛阳，再南下攻齐，相对比较容易；而且，洛阳往北去河北、往东去山东、往西去陕西，都处在相对适中的位置，如果南朝军队北伐，危及洛阳的安全时，北魏可以从容过河，退回河北。

从王朝发展的角度来说，长安虽然是秦朝与西汉的故都，但对北魏来说，却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而定都洛阳的东汉、曹魏、西晋，在时间上距北魏更近，在汉文化的发展积淀上，比长安要具有一定优势，而且，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北魏已在洛阳置洛州。这一切，都在拓跋宏的运筹帷幄中。

2

2021年4月，我从大同南下洛阳，去拜谒向往已久的龙门石窟。早春的一路南行，让我有如置身历史的汪洋大海。

我一直觉得，洛阳会是经常出现在我梦境中的“故地”，尽管我是头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三国时，曹植的一篇《洛神赋》，把想象中的洛水女神写得那般缠绵多姿，而“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传神之句，更是成了千古绝唱。去洛阳，难免会想起曹植和他的《洛神赋》，但更会想到当年拓跋宏的迁都壮举。只是，我的人生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那

3

洛阳，我踏上了这片繁华的土地。

走进龙门石窟，宛如坠入一座浩瀚的佛国世界，尽管我对眼前这座举世闻名的石窟略知一二，但还是决定请一位讲解员讲解它的前世今生。

一个洛阳本地姑娘走到我面前，二十出头的年纪，面如满月，笑语盈盈，热情而礼貌，有着中原女子与生俱来的爽朗和热情，恍然间，如从崖壁翩然而至的一尊美丽伎乐天。

脚步往前，在洛水之滨，北魏擘画了一卷新的蓝图。

讲解员姑娘声情并茂地为我讲述龙门石窟的开凿历史，告诉我满山的摩崖造像中，哪些是北魏的、哪些是隋唐的，还风趣地和我互动着一些历史常识。

我听得入了神，因为她不落俗套的讲解，让我觉得对眼前这座伟大的石窟寺心生歉意——来得有些晚，早该循着拓跋宏当年迁都的路线，与久远的历史展开一场无声而虔诚的对话。

她看出了我对石窟寺的钟情，也感知到了我对龙门石窟有所了解，便在跨过伊水上的一座拱桥时问我：“您一定不是第一次来吧？”

我不假思索地说：“第一次来。”又问她：“你有没有去过云冈石窟？”

她莞尔一笑，说：“还没有呢，但一定会去的。”

龙门的山水间，历史的磅礴无处不在。

4

我缓缓移步，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一个个洞窟，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大同当年虽为北魏的都城，却没有安葬北魏的帝王，只安葬了一位太后，便是文明太后冯氏。冯太后的离去，成了元宏（迁都洛阳后不久拓跋宏改名“元宏”）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痛——因为这位并没有血缘关系的祖母，引领他自幼年起便畅游汉文化的大海。迁都洛阳后，既然要在龙门开凿石窟，那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祖母——这是亲情的难以割舍，也是他对汉文明的虔诚与认同。

在我看来，元宏带领着他的王朝告别平城后，把武周山下云冈石窟这座皇家石窟寺的气象带到了洛阳的伊水之畔，陆续开凿了一个个洞窟——那是新的精神寄托，既有信仰，也有思乡。他千里迢迢跋涉而来，从此立下了义无反顾的誓言，那就是，要把王朝的辉煌镌刻在中原的崇山峻岭间，只有这样，才能净化他们民族的肌理，也才能强健王朝的骨骼。

于是，龙门石窟横空出世。

云冈石窟所在的武周山，系砂岩，质地细腻，利于雕凿，故而云冈的大窟大龛比比皆是，大体量雕像不在少数；龙门石窟所在的香山和龙门山，系石灰岩，质地坚硬，难于雕凿，所以龙门的窟龛多数较小，高大的造像也不多。世间伟大的艺术各有优长，不可类比，置身龙门石窟，越发感叹云冈石窟的恢宏与壮阔，而回到云冈，也更留恋龙门的明山秀水、古洞摩崖。

讲解员姑娘耐心地给我讲述着“宾阳中洞”的艺术特色和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其他洞窟的特色，让我有如和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对话，不免心意虔诚，几番驻足流连。她看出了我心中涌动的情感，便有意放慢脚步，让我在早春的山水间憧憬千百年前开窟造像的浩荡景象。我不打算向她提及当年元宏从平城迁都洛阳的那场壮举，想来，她在龙门石窟做讲解，那段历史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早已烂熟于心了吧，但我心中澎湃着一份激情，如长风般从大同吹抵洛阳。

恍然间，我看到一个鼎盛的王朝和一支浩荡的军队，正朝着群山踞守的土

地走来，脚步铿锵，不惧前路是坎坷还是荆棘，而且，来了就不走了，要向普天下宣告：这里是新的皇都，尽管塞北有他们扎了近百年的“根”，但一切重新开始、一切百废待兴。城池要建造、石窟要开凿、繁华要延续……以中华文明的滋养，再造一个民族的繁荣与强大。

洛阳，成了中华史籍里又一个辉煌的存在，而龙门佛光普照，悠悠梵音里，展现着北魏的广博胸襟。这是元宏的功勋，更是一个王朝在又一次跋涉途中喷薄而出的伟力。

5

思绪回到塞北、回到云冈。

多少次瞻仰武周山崖壁上的大佛，我渴望在那一尊尊伟岸的雕像里，寻找和元宏这位伟大帝王有关的蛛丝马迹。然而，云冈石窟五万九千余尊大小造像里，未必有他的身影，尽管大同古城里有他的铸像，史籍中也刻画着他的音容笑貌，但历史邈远，山依旧，人往来，一代英主却已难寻了。

兴亡太息人间事，多少繁华一瞬过。

北魏迁都洛阳六年，元宏便与世长辞了，年仅32岁，似乎还未来得及好好打量打量王朝的繁盛，便将从平城延续到洛阳的改革宏愿画上了休止符。一切皆有定数！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成就了史家笔下的记述，而真正的帝王形象，却在时间的长廊里模糊了，并由这些模糊生出后人的褒贬甚至妄议。

余秋雨先生说，“在我心目中，元宏是永远年轻的帝王。”我和余先生有相同的感慨。元宏在32岁故去，一生的改革与功名，都充满了年轻的朝气。光阴悠悠，一千五百多年后，史家铭记着他的丰功伟绩，而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遥遥呼应——呼应北魏曾经的辉煌，也呼应这个民族于一次次跋涉中对中华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

风从两山夹峙间吹过，有些汹涌，也有些缭乱，伊水上瞬间泛起了道道涟漪，宛如历史的波澜起伏。我还想请教讲解员姑娘些什么，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只想与她相约，等她拜谒云冈石窟时，我能否临时客串一次讲解，和她一道探讨北魏留在世间的伟大艺术，以及这个民族留给后人的无边遐想。

低处的村庄

王国梁

巢安在高处会有种不安全感。比如城市的高楼，那么高，又那么密不透风，一堵堵墙就把人与自然隔开了，也把人与人隔开了。居住在高楼上，人就像困在笼子中一般，呼吸不畅。而村庄宜居，低处的村庄，让人体验到最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有人说，在村子里居住接地气，人接了地气才不容易生病。这话我信，有什么比神奇的大自然更有疗效效果？在村庄，推窗便能闻到鸟语花香，开门便是鸡犬相闻，抬脚便可与大地亲密接触，仰头可与云彩两相望，举杯可邀明月，挥手可揽清风，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成了自然中的一分子。人如此和谐地融入了自然，还有什么郁结的情绪不能排解的？

村庄是人类启程的地方。低处的村庄，给了人们高处和远处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村庄，人群聚集的地方又形成了城市。所以可以说，城市是村庄衍生出来的。往上追溯，谁的祖先不是从村庄走出来的？当然，还有些人世世代代固守村庄，是一群最恋家的鸟。村庄养育了他们，他们骨子里带有村庄的淳朴和憨厚。他们无论何时何地，也会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他们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乡下人。这话里有谦卑也有骄傲，有低调也有自豪。低处的村庄，造就了低姿态的村庄人和他们的淳朴、善良、厚道、宽容、包容。他们从来不懂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因为他们总会把别人放在心上。村庄人与村庄的气质是一样的，村庄也具备了质朴而高尚的品质。

低处的村庄，永远保持着高尚的品质。低处的村庄，永远在游子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冬天的那棵树

郭雪强

晃一晃头算是打过招呼或者……

或者
你也在给这一年做总结
什么时候乐不可支了
什么时候差一点坚持不下去了

你只管站着
什么也不说
所有的所有
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

壬寅岁末题梅花

溪山清远

村外篱边几树夹，
风吹芳意自横斜。
都知春到舒芬蕊，
总被寒欺绽嫩花。

索照梦回惊岁晚，
相思夜静望天涯。
直须香溢驿途道，
踏雪牵携伴月家。

会唱歌的花

孙宏伟

雪花飘来
为裸露的枝头
铺一袭白纱
但肆虐的北风
总会吹落一瓣瓣白色的梦

那时
一群麻雀从天而降
像写在树上的一个个逗号
又像刚刚长出的一排排新叶子
在枝头作词谱曲

为沉寂的时光书写灵气
我们用眼神相互交流意象
分享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乐趣

那棵瘦下来的大树似乎又重新有了生机
仿佛激荡生命的韵律
一朵朵开在树上的花
用歌声袭击了我
日子开始摇曳、生香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去年上半年，到了退休的年龄，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小住，感受到与北方不同的生活习俗，颇有刘姥姥到大观园的感觉。闲来无事，先后到周边的佛山、江门、珠海、东莞、惠州，领略了不一样的南国风光。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与深圳市隔江相望的中山市南朗古镇。南朗镇所辖的翠亨村，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

在南朗镇，我结识了一位别样的地书爱好者林伟源师傅。林师傅是一位摩托车修理工，自己经营着一家修理铺。除了修理摩托车，他还有一大业余爱好就是写毛笔字，每天一有空都要写上一阵儿。

在一些城市的公园，甚至马路的人行道上，人们早晨起来散步锻炼，常看到一些老人，用一种如椽大笔在地上书写。这种地书笔有着如扫帚般的杆子，用海绵做成的特殊笔头，方便环保，不用纸墨，而是蘸水在地上写字，故称之为地书。

第一次看到有人写地书，是五六年前

了兴趣，加上一位书友为我制作了一支海绵地书笔，不时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写画几笔。外出开会学习或旅游，早上起

来总会到公园街头时不时见到一些书

写地书的书法爱好者，就会不由自主地走近观看起来。

那天，我从林师傅的修理铺走过，见里面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还挂着

一些刚写完毛笔字的报纸。水泥地面上，也写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字。我怀着好奇心，走进了林师傅的铺子，结识了林师傅。林师傅年近花甲却并不显老，脸上挂着微笑。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进去，他并未感到突然，而是像老熟人一样，倒上茶水请我喝茶，两人就写字的话题聊了起来。

林师傅介绍，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写毛笔字，上小学时最喜欢做的事，就

是每天完成老师留的写仿作业。一张几十个字的仿纸，常常有十几个老师用红笔圈点的字，是同学们仿纸上老师画红圈点赞最多的一个，这更激发了他写字的热情。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他初中刚毕业就走上社会，到外面打工，学习修理自行车、摩托车技术。后来，林师傅自立门户，有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铺。林师傅认识一位老人，年轻时就爱好书法，尽管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却坚持读书习字，参加各种书法活动，有的作品参加展出并获了奖，还印发了自己的书画集子，如今八十多岁的老人，仍笔耕不辍，是当地知名的老年书法家。这位老人经常到林师傅的铺子，送给他一些自己的书法作品。在老人的影响下，人到中年的林师傅拜他为师，忙里偷闲，重新拿起手中的毛笔，一

笔一练习起来，一直坚持了20多年。

有别于其他人的修车铺，林师傅的修车铺还放着一张写字台和一张特制的大写字桌，货架上除了应有尽有的摩托车配件、修理工具外，还多了几十册书法字帖。

我住的地方与林师傅的修车铺相距只有几十米，之后我又去了林师傅的铺子几次，林师傅热情地拿出当地出产的新鲜荔枝、桂圆请我品尝，临走还要送给我他摘的米蕉，并且热情地向我推荐了附近旅游的好去处。

林师傅告诉我，刚练书法那几年，

他像着了魔一样，每年除了在几百斤的旧报上练习外，还要买好几百张红纸，每天写几张对联，春节前送给自己的客户、亲友以及左邻右舍。一般情况下，人们书写春联需别人帮忙压纸拉纸，林师傅不是这样，他是一个人写一个人拉。在长桌上铺好红纸，在长桌前方固定一把卷尺，卷尺上拴一把锯子。写字时，把红纸用锯子夹住，把卷尺拉长，人在这边开始写。随着卷尺的自动收缩，对联自然向前移动，直

到写完为止。

林师傅的地书，不同于一般人海绵笔的水写地书，而是用毛笔蘸墨，直接写在他的修理铺地面上。我问林师傅为啥每天要在地上书写，不用纸张在桌面书写，林师傅嗨嗨地笑了，说这样更方便一些，写下的字不会很快消失，可以随时观察其中的得失。到了晚上收工前，用拖布一清洗就完事了。

离开南朗前，我和林师傅互相加了微信。我经常把左云文联、左云书协同仁好友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夏自经常在街头写地书的赵建平先生的作品，从左云书法群转发给林师傅。林师傅对左云有几十位书法爱好者这样的群体感到十分羡慕，期望得到几幅左云书法名家的墨宝。我告诉林师傅，他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

一晃几个月时间过去了。回到左云，我又参加了几次相关的书画笔会活动，每每此时，我都会想起林师傅的别样地书和独特的对联书写方式。这不，春节越来越近了，林师傅给我发微信说，他又开始写兔年的春联了。

晨光

别样地书

侯建忠

了兴趣，加上一位书友为我制作了一支海绵地书笔，不时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写画几笔。外出开会学习或旅游，早上起

来总会到公园街头时不时见到一些书

写地书的书法爱好者，就会不由自主地

走近观看起来。

那天，我从林师傅的修理铺走过，见

里面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还挂

着一些刚写完毛笔字的报纸。水泥地

面上，也写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字。我怀着好奇心，走进了林师傅的铺子，结识了林师傅。林师傅年近花甲却并不显老，脸上

挂着微笑。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进去，他

并未感到突然，而是像老熟人一样，倒

上茶水请我喝茶，两人就写字的话

题聊了起来。

林师傅介绍，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

写毛笔字，上小学时最喜欢做的事，就

是每天完成老师留的写仿作业。一张

几十个字的仿纸，常常有十几个老师

用红笔圈点的字，是同学们仿纸上老

师画红圈点赞最多的一个，这更激

发了他写字的热情。